

續高僧傳卷第十九

達四

唐釋道宣撰

智禪四

本傳十四

附見二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僧定傳一

唐同州大興國寺釋道林傳二

唐京師清禪寺釋法應傳三

唐南武州沙門釋智周傳四

唐終南山紫蓋沙門釋法藏傳五

唐并州大興國寺釋慧超傳六

唐台州國清寺釋智暉傳七

唐并州義興寺釋智滿傳八

唐京師化度寺釋僧邕傳九

唐天台山國清寺釋灌頂傳十

智暉
光英

唐天台山國清寺釋智璪傳十一

唐天台山國清寺釋普明傳十二

唐終南山豐德寺釋智藏傳十三

唐雍州津梁寺釋法喜傳十四

釋僧定丹陽人本學成實博綜有功討擊既

繁便感風癘乃惟曰形異同倫學當徒轍遂屏絕還顧歸宗禪府初栖鍾山林阜獨靜空齋侍者道遊供給左右唯以粳米白粥日進一盃餘則繫念相續不愧空景經于數年不涉村邑遊刃定心更增幽曠故使門牖重隱吐納自新牆宇崇峻違願斯薄微誠獲應故所苦忽銷致令身首面目一時圓淨鬚眉並最濃可長數寸蒼赤通顏乃成奇異定既屬斯靈瑞翹厲晨夕山中多虎蹤跡成蹊本性仁慈感來入室床前庭下惟繁虎迹或禪想乍浮不能安靜便通夜山行無間榛梗猛獸驚鳥見等同羣而定安之若遊城市含育之感不可類也隋文於西京造寺遠召處之業定之心無庸世務至於受戒師禮卑志拒違預在尊嚴聞便避隱嘗遇傷寒通身蒸熱如常加坐斷食三日沙門保恭道場上首定之徒也親喻令食荅曰疾勢將陵命非可保應

以法援何用食爲便閉口靜室坐七日既滿所
苦頓痊其立操要心爲此類也大業末歲栖
心南山太和寺羣盜來劫定初不怖盜曰豈
不聞世有奴賊耶定曰縱有郎賊吾尚不怖
況奴賊耶因剥其衣服曾無慴色至於坐氈
將欲挽掣定捉之曰吾仰此度冬卿今將去

命必不濟乍斷吾命於此而氈不可離吾命
也羣盜相看便止之以武德七年六月因有
少疾加坐如常不覺已逝春秋八十餘矣
釋道林姓李同州邵陽人也年三十五發心
出家入太白山結宇深巖路絕登陟木食濟
形唯法檢心更無營拯隋開皇之始創啓玄

宗勅度士人選窮翹楚有司加訪搜得林焉
丈皇親命出家告辭不可乃啓曰貧道聞山
林之士往而不返皓然之氣獨結林泉望得
連蹤旣往故應義絕凡貫陞下大敞法門載
清海陸乞以此名遺虛仰者帝曰名實相副
其來久矣禪師但錄公府身在山栖林不從

乃逃還太白仍宗前業後以事聞奏乃更搜
揚仄陋窮巖倒穴方始捉獲而履節無虧勑
勞殷重崇敬弥異乃賜香爐等物仍令住焉
翊大興國寺經止少時又逃于梁山之陽阿
崖迴曲地稱天固鑿山爲窟凝道其中武德
七年七月微覺有疾遺誠門侍無越律儀又
聞笳吹響空道俗散會又降異香大如桃棗
衆皆捨而供養莫知名目燒發美暢聞者驚
心經於三日精氣爽朗加坐而終停屍七日
色相無改即於山西鑿龕處之衆聚如煙數
盈萬計鼓舞而送生死榮焉自林之在道括
隱爲先從生至終儉約爲務女人生染之本
達四

三

偏所誠斯故林一生常不親面不爲說法不
從取食不上房基致使臨終之前有來問疾
者林隔障潛知遙止之不令面對斯行潔通
幽故也而慈濟生靈深護物性蠻風之屬任
其遊行每徐徐舉衣恐其驚走斯仁育之量

釋法應姓王氏東越會稽人生自孩孺性度

沉默隨住緣想幽思難移弱冠出家事沙門

曇崇學宗禪業見于別傳時值周之初定門

初開奉法復行亘道相趣應於門學殊為稱

首後逢周禍避迹終南飯衣松蘿潛形六載

專修念慧用祛夙罪精厲所及法門弥隆心

用攸厝妾境斯澄屢感虎狼蹲踞廬側或入

門內似有相因應素體生緣又閑禪病對猶

家犬為受三歸自余馴狎更繁其類隨開入

度還事崇公定業既深偏蒙印可徒衆五百

並委維持教授獎擢允開衆望開皇十二年

有勅令搜簡三學業長者海內通化崇於禪

府選得二十五人其中行解高者應為其長

勅城內別置五衆各使一人曉夜敎習應領

徒三百於寶塔寺相續傳業四事供養並出

有司聲聞惟遠下勅賜帛三百段仍用造經

一藏親躬受持以武德初年素無所患云吾

今將逝已有香花見迎言已卒於清禪寺春秋八十矣

釋智周字圓朗姓趙氏其先徐州下邳人有

晉過江居于婁縣之曲阜也然其神用超邈

彰於青綺小學年中達親許道師事法流水

寺滔法師為力生也滔乃吳越冠冕釋門梁

棟周服勤左右寸陰請業受具之後志在博

聞時大莊嚴燭法師者義府經笥道映雄伯

負藜淹留專功一紀究盡端涯更同寒水自

金陵失御安步東歸大住伽藍開弘三寶學

侶同菴言晤成羣但父狀城傍早獨立鑿遂

超然高舉晦迹於馬鞍山慧聚寺仁智斯合

終焉不渝而止水致鑒問道弘結舊齒晚秀

達四

四

咸請出山濟益道俗不拘小節乃又從之橫

經者溢坐杖氣者泥首炎德既銷僧徒莫聚

乃翻飛舊谷又遭土崩瓜剖順時違難泛然

無繫寂動斯亡武德五年七月五日遘疾終

於大策城南武州刺史薛士通舍春秋六十

有七其年十一月二十日賊退途靜弟子法

度等奉迎神柩歸于本山當時人物凋踈空
隧末埋以貞觀四年二月十五日弟子惠滿
等於寺之西嶺改設圓墳惟周風情閑澹識
悟淹遠容止可觀進退可度量包山海調逸
烟霞得喪一心慈惻万類窮通不易其慮喜
愠不形于色崇尚先達提獎後進道俗聞望

咸取則焉加以篤愛虫篆尤工草隸傍觀圖
史大善篇什與兄寶愛俱沐法流陳氏二方
俱馳聲績講成論小招提玄章涅槃大品等
各十餘遍兼造殿閣門廊周匝壯麗當陽弥
勒丈六夾紵井諸侍衛又晉司空何充所造
七龕泥像年代綿遠聖儀毀落乃迎還流水
漆布丹青彫績綺華允開信表法迴向寺釋
道恭曰余以擁腫拳曲不中規繩而匠石輟
斤忽垂顧眄賞激流連殆逾三紀披雲對月
賦曹陸之詩跂石班荆辨肇融之論故人安
在仰孤帳而荒涼景行不追望長松而咽絕
懼陵谷易遷竹素難久託微猷於貞紺揚清

達四

五

塵於不朽其銘曰五陰城郭六賊丘陵膠固
愛網繚迴業繩雄猛調御慈悲勃興危途條
靜穢海俄澄八樹潛暉五師繼軌纂此遺訓
克應開士皎潔戒珠波瀾定水有道有德知
足知止學摠羣經思深言外樂說河寫食風
雲會七衆關鍵四部襟帶振細頽綱繫其是

賴世途淪喪適化江渭去來任物隱顯從時
坏瓶何愛淨土爲期有生有滅何喜何悲窪
開昔隧封興舊隴春郊草平故山松拱林昏
鳥思徑深寒擁妙識歸真玄塗虛奉

釋法藏姓荀氏潁川潁陰人三歲喪父共母
偏居十歲又亡隻身而立因斯禍酷深悟無
常投庇三寶用希福祐年二十二即周天和
二年四月八日明帝度僧便從出俗天和四年
誕育皇子詔選名德至醴泉宮時當此數
武帝躬趨殿下口号鮮卑問訊衆僧兀然無
人對者藏在末行出衆獨立作鮮卑語答殿
庭僚衆咸喜斯酬勅語百官道人身小心大

獨超羣友報朕此言可非健道人耶有勅施
錢二百一十貫由是面洽每蒙慰問雖身居
寺內心念幽林古聖今賢皆依山靜建德二
年二月刷心蕩志挾鉢擎函投於紫蓋山山
即終南之一峯也乃獨立禪房高巖之下衣
以百納囊以木松面青天而沃心吸白雲而
填臆三年正月八日遊步山頂忽遇甘杏十
枚即而歠之流味濃美周行更索全無來處
既荷冥資但勤勵業其年四月二十三日毀
像焚經僧令還俗給優二年唯藏山居依道
自隱綿歷八載常思開法至宣帝大象元年
九月下山謁帝意崇三寶到城南門以不許
入進退論理武侯府上大夫拓王猛次大夫
乙婁謙問從何而來朋侶何在施主是誰藏
報曰建德二年棄寺入山三年四月方禁僧
侶唯藏在山餘並還俗乃以俗法抑出徒侶
藏曰一身在山林谷爲家居鳥獸爲徒侶草
木爲糧粒然自惟忖薄天之下莫非王土旣

達四

六

在紫蓋噉食山糧准此供給則至尊所施猛
等執奏下勅曰朕欲爲菩薩治化此僧旣從
紫蓋山來正合朕意宜令長髮著菩薩衣冠
爲陳姑寺主遣內史沛國公宇文繹檢校施
行內史次大夫唐怡元行恭覆奏曰天下衆
僧普令還俗獨度一人違先帝詔至十月於
城東面別見宣帝問三教名朕欲菩薩治化
或現天身或從地出或作鹿馬用斯化道以
攝衆生如何藏引妙莊嚴王二子諫父之事
又曰陛下昔爲臣子不能匡諫遂令先帝焚
燒聖典靈像鑄錢據斯逆害與秦始何異帝
怒曰違朕先皇明詔可令遽盡藏曰仰觸聖
顏乞刑都市幽顯同見誠其本心尙時命若
懸藤而詞氣無駭頻經九奏安詞弥厲十奏
旣達帝曰道人怖不怖公曰人生所重無過
於命處身極刑之地何能不怖帝聞愀然改
色乃曰真人護法祐我羣生此則護幾比丘
朕不殺無事人也宜捨其刑一不須問賜善

薩衣冠依前爲陟岵寺主頻降寵命得繼釋
門既獲再生便辭帝往林泉山澤請欲幽潛
御史鮑宏奉勅万年長安藍田蓋厓鄴杜五
縣任藏遊行朕須見日不可沉隱雖蒙恩勅
終未開弘快結心靈思懷聖道周德云謝隋
祚將興大象二年五月二十五日隋祖作相

達四

七

於虎門學六月藏又下山與大承相對論三
寶經宿即蒙剃髮賜法服一具雜綵十五段
青州棗一石尋又還山至七月初追藏下山
更詳開化至十五日令遣藏共景陵公檢校
度僧百二十人並賜法服各還所止藏獨宿
相第夜論教始大定元年二月十二日丞相
龍飛即改爲開皇之元焉十五日奉勅追前
度者置大興善寺爲國行道自此漸開方流
海內豈非藏戒行貞明禪心鬱茂何能數入
朱門頻登御榻尔後每有恩勅別加慰勞并
勅王公咸知朕意開皇二年内史舍人趙偉
宣勅月給伏苓棗杏蘇油柴炭以爲恒料而

性在虛靜不圖榮利十四年自奏停料隨施
供給武侯將軍素和業者清信在懷延至宅
中冀禮奉養積善所熏遂捨所住以爲佛寺
藏率俗課勵設万僧齋右僕射蘇威每來參
謁并建大殿尊儀舍人裴矩宣勅藏禪師落
髮僧首又設大齋弘法之盛孰不可等其所

住處可爲濟法今之隆政坊北門僧寺是也
當以慈仁攝慮有施禽畜依而養之巍則知
時旋遼狗亦過中不食斯類法津不可具紀
煬帝晉蕃時臨太尉第三子綿疾天殂瘞于
斯寺乃勒銘曰世途若幻生死如浮殤子何
短彭祖何脩嗚呼余子有逝無留永爲法種
長依法傳教因施藏靈壽杖曰每策此杖時
賜相憶答曰王殤幼子長就法門藏策靈壽
下奉造觀音並勅安濟法供養仁壽元年文
帝造等身釋迦六軀勅令置於藏師住寺大
業二年元德太子薨凡營福業經像佛殿皆

委於藏大業末歲下勅九宮並爲寺宇度僧
綱管相續維持以藏名稱洽聞乃補充太平
宮寺上座綏緝少達無替所臨及大唐建義
人百一心淮安王創結兵旗于斯寺宇因受
王請終身奉養貞觀之始情奉弥隆恩報周
極畢由造寺伺隙未展王便物故本祈不果

達四

八

藏亦終焉以貞觀二年終於鄆縣觀臺因瘞
武于阜南雲際寺沙門孝才夙素知德爲銘
貞石在於龕側矣

釋慧超俗姓甲層上黨潞城人也體道懷貞
冰霜其志初拂衣捨俗北趣晉陽居大興國
寺禪念爲業雖略觀名教備委邪正而偏據
行途不訛言說乃別建道場盛羅儀像旛花
交列衆具清鮮又鳩集異香多陳品族每以
燒香供養煙氣相尋超恒躬處其中淨衣端
坐詳其覺觀擬其妄業故有異香滿室靈骨
充瓶隨用福流還填欠數而莫知其所以然
也至仁壽中年獻后崩立禪定寺以超名望

徵入京師嚴淨形衣有逾恒日感瑞陳供無
替由來至武德元年以并部舊壞懷信者多
化道赴緣義難限約乃返還興國道俗欣慶
奉禮交井及七年冬微疾不愈即告無常合
寺齊超佇聆遺誡超端坐如常精神更爽告
衆曰同住多年凡情易隔脫有相惱希願開
懷然人道難逢善心易失及今自任勿悞後
身言訖斂手在心不覺其絕見無接對謂其
未終取續屬之乃知無氣時年七十餘坐若
神景色兒通潔異香榮繞滿室充庭音樂聞
空莫知來處門人大衆驚心駭目遂使士女
奔赴悲咽寒雲闊塞寺院香花獻積至十二

達四

九

月中剋期將殯四遠白黑列道爭前從寺至
山十有餘里人馬輻湊事等市闐輿以繩牀
坐如入定路既交擁卒制難加乃迴首西城
破荒就墓衆又填逼類等天崩便殮於龍阜
之山開化寺側作窟處焉經停一年儼然不
散日別常有供養禮拜香花無絕後遂塞其

窟戶置塔於上勒銘其右用旌後德矣

釋智晞俗姓陳氏穎川人先世因官流寓家於閩越晞童稚不群幼懷物外見老病死達世浮危自省昏沉愍諸淪溺深加厭離如爲怨逐誓出塵勞訪尋勝境伏聞智者抗志台山安禪佛龍警訓迷途爲出津導丹誠馳仰

遠泛滄波年登二十始獲從願一得奉值即定師資律儀具足稟受禪法加修寂定如故頑然心馬稍調散動辭慮受命遺旨常居佛隴修禪道場樂三昧者咸共歸仰宴坐之暇時復指搗創造伽藍殿堂房舍悉皆嚴整唯經臺未構始欲就工有香鑪峯山巖峻嶮林訖於海際所有江溪並捨爲放生之池永斷採捕隋世亦余事並經勅隋國既亡後生百姓爲惡者多競立梁篋滿於江溪夭傷水族告訴無所乃共頂禪師往先師龕房燒香呪願當有漁人見僧在篋上立意謂墮水將船往救僅到便無因余梁篋皆不得魚互相報

達四

十

木秀異然彼神祇巨有靈驗自古已來無敢示改惡從善仍停採捕時有僧法雲欲往香視其峯崖況有登踐而採伐者時衆議曰今旣營經臺供養法寶唯尚精華豈可率尔而已其香鑪峯煙柏木中精勝可共取之以充供養論詳旣訖往諮於晞具陳上事良久答云山神護惜不可造次無敢重言各還所在自往喚云今晚當有僧來言竟仍向門下即

爾夜夢人送疏云香鑪峯煙柏樹盡皆捨給經臺旣感冥示即便搗略營辦食具分部人工入山採伐侍者諾曰昨日不許今那取之答曰昨由他今由我但取無苦必不相悞從旨往取檉栢之樹唯嶮而生並皆取得一無留難先師智者陳曰勸化百姓從天台渚次

見一僧純著納衣執錫持鉢形神爽俊有異常人從外而來相去二十餘步纔入路東隱而不現俄頃之間即聞東山有銅鐘聲大音震谷便云噫喚吾也未終數日語弟子云吾命無幾可作香湯洗浴適竟山中鳥獸異色殊形常所不見者並皆來集房側履地騰空悲鳴喚呼經日方散十二月十七日夜跏趺端坐仍執如意說法辭理深邃既竟告弟子曰吾將汝等造次相值今當永別會遇靡期言已寂然無聲良久諸弟子哭泣便開眼誠曰人生有死物始必終世相如是寧足可悲今去勿爾鬧亂於吾也又云吾習禪已來至於今日四十九年背不著床吾不負信施不負香火汝等欲得將吾相見可自勸策行道登冠冕肇進受具戒律儀範資訓弥弘又聽所答云如吾見夢報在兜率宮殿青色居天西北見智者大師左右有諸天人皆坐寶座唯一座獨空吾問所以答云灌頂却後六年

達四

十一

當來昇此說法十八日朝語諸弟子汝等並早須齋吾命須臾今日村人登山叅疾食竟辭還又曰旣辛苦遠來更停少時待貧道前去其人不解苦辭不住當余之時皎日麗天全無雲翳謂叅人曰旣已不住可疾去雨尋落去者少時驟雨如瀉春秋七十有二以貞觀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午時結跏安坐端直儼然氣息綿微如入禪定因而不返時虛空中有絃管聲合衆皆聞良久乃息經停數日方入石龕顏色敷悅手足柔軟不異生平所窆龕墳在先師智者龕前二百餘步釋智滿姓賈氏太原人立意矜持不群凡小七歲出家隨師諸業凡所受道如說修行年力不負人弟子因即諮詢未審和上當生何涅槃等經盡其大旨名教略圓味靜終業遂往上黨石墨山聚徒行道門徒蕭穆繙素歸依禮供駢羅積而能散時屬隋初創弘大法智滿蒸仍國化引而廣之故使聞風造者負

笈奔注衆雜精鹿時兼久近初則設儀禮餚
用攝踈情後便隨其樂欲靜思宴坐滿躬事
衆法身預僧倫形止方雅威嚴猛肅眉目濃
朗白黑交臨預有參拜莫不神駭而毛動感
加景仰爲菩薩戒師而滿不重身名不輕正
法雖有緣苦請未即傳授乃親爲竭誠方等

行道要取明證夢佛摩頂并爲說法宛如經
相方爲授法故道俗思戒者相趨不絕而專
意靜觀狀此誼浮乃徙居黎城之東山南流
泉精舍息心之士又結如林禪懺兼修止觀
齊捨志弘經遠隨務或垂又往鴈門川依瓊
禪師涉緣念慧瓊僧中藻鏡定室羽儀言行
清澄具如別傳滿嗟遇後展欣附有餘從瓊
歷遊所在宗習又依住開化結慮修心俄爲
文帝追瓊入京定門斯壞衆侶乖張滿乃錄
其同志五十餘人西入嵐州土安山內如前
綜業大感學徒隋季道消賊徒鋒起生民墜
於溝壑而滿衆宛然不散斯亦道感之會也

達四

十二

大唐建義四衆歸奔乃率侶入城就人弘道
初住晉陽真智寺以化聲廣被歸宗如市武
皇別勑引勞令止許公宅中供事所須並出
義府躬往禮問覩而懼之顧語裴寂曰孤見
此禪師衣毛驚起何耶答曰計無餘相應是
戒神所護耳重以他日修觀曰弟子濟拔蒼

生今義興大造願往還無障當爲立寺既登
京輦天下略平武德元年乃詔滿所住宅爲
義興寺四事供養一出國家至三年已滿德
爲物歸道聲更遠帝欲處之京室下勅徵之
又以比蕃南侵百姓情駭都督弘農公劉謹
啓留滿住用鎮衆心有勅特聽用安朝寄武
德五年檢狀孔熾戎車載飾以馬邑沙門雄
情果敢烽燧屢舉罔弗因以太原地接武鄉
兵我是習乃勅選二千餘僧充兵兩府登又
下勅滿師一寺行業清隆可非簡例由是重
流景行光問遐迹晉川髦彥沙汰之餘覩滿
坐受嘉慶皆來稱美或拜伏戒範者或依承

習住者常數二百餘人而滿恒業無怠精厲其誠時或憇學親召別誠委引聖量誘化凡心預在聞命莫不淚流而身伏噎歎良久並由承法行已感發前人故得機教不妄弘矣

貞觀二年四月初因動散微覺不愈遂淹灰管本性無擾門人同集日遺誠勸有沙門道

達四

十三

綽者夙有弘誓友而敬奉因喻滿曰法有生滅道悟機緣觀相易入其門涉空頗限其位願隨所說進道有期滿仍盱衡而告曰積年誠業冀此弘持緣虛無相可緣引有何所引豈以一期要法累劫埋乎幸早相辨勿塵妄識綽乃退焉其堅自持微爲若此也既而氣將漸弱而志力猶強侍人圍遼觀者充室滿端坐舉面徐視學徒時次昆吾溘然而卒春秋七十有八即貞觀二年六月九日也當終前夕大地震動寺樹摧枝令衆悲敬哀相現矣泰山其類乎法人斯逝聯類如此舉邑酸切若喪其心即以其月十二日旋殯於龍

山童子谷中立塔碑德自滿捨俗從道六十餘年潔已清貞冰霜取喻弊衣節食纔止飪寒頻經斷穀用約貪染目不邪視言不浮華淨色子女來未嘗瞻對弱年登歲者不宿房中受具多夏者方令近侍約時臨衆誠以行科餘則靜處小房晬朝方出室中唯一繩牀鉢袋挂于壁上隨道資具坐外更無致使見者懔然改容不覺發敬矣又偏重供僧勤加基業慈接貧苦備諸藥療惄惄遑遑意存利物矣

釋僧邕郭氏太原介休人祖憲荊州刺史父韶博陵太守邕神識沉靜冥符上德世傳儒業齒曾上庠年十有三違親入道於鄴西雲門寺依止僧稠而出家焉稠公禪慧通靈戒行標異即授禪法數日便詣稠撫邕謂諸門人曰五停四念將盡此生矣仍往林慮山中栖託定門遊逸心計屬周武平齊象法隳壞又入白鹿山深林之下避時削迹餌飯松木

三逕斯絕百卉爲羣雋麇伏其前山禽集其手初未之異也後乃梵音展禮焚香讀誦輒有奇鳥異獸攢聚庭宇兒如恭敬心疑聽受

自非行感所及何以致斯自爾屢降幽靈勝言叵載開皇之始弘闡禪門重叙玄宗更聯榮聞有魏州信行禪師深明佛法命世異人

達四

古

以道隱之辰習當根之業知邑遯世幽居遣人告曰修道立行宜以濟度爲先獨善其身非所聞也宜盡弘益之方昭示流俗乃出山與行相遇同修正節開皇九年行被召入京乃與邑同來止帝城道俗莫匪遵奉及行歿歿世綱領徒衆甚有住持之功以貞觀五

樹玄石用陳令範左庶子李伯藥製文率更令歐陽詢書文筆新華多增傳本故累誼野外矣

釋灌頂字法雲俗姓吳常州義興人也祖世避地東甌因而不返今爲臨海之章安焉父天早亡母親鞠養生甫三月孩而欲名思審

古

物類未知所目母夜稱佛法僧名頂仍口敷音句清辯同共驚異因告攝靜寺慧拯法師聞而歎曰此子非凡即以非凡爲字及年七歲還爲拯公弟子日進文詞玄儒並驚清藻才綺即譽當時年登二十進具奉儀德瓶油鉢彌所留思泊拯師猷世沐道天台承習定網罔有虧緒陳

達四

十五

至德元年從智顥禪主出居光宅研繹觀門頗蒙印可逮陳氏失馭隨師上江勝地名山盡皆遊憩三宮廬阜九向衡峯無不揖迹依迎訪問遺逸後届荆部停玉泉寺傳法轉化教敷西楚開皇十一年晉王作鎮揚州陪從智者矩止邗溝居禪衆寺爲法上將日討幽求俄隨智者東

旋止于台岳晚出稱心精舍開講法華跨朗籠
基超於雲印方集奔隨負篋屯涌有吉藏法師
與皇入室嘉祥結肆獨擅浙東聞心道勝意之
未許求借義記尋閱淺深乃知體解心醉有所
從矣因廢講散衆投足天台餐稟法華發誓弘
演至十七年智者現疾瞻侍曉夕艱劬盡心爰
及滅度親承遺旨乃奉留書并諸信物哀泣跪
授晉王乃五體投地悲淚頂受事遵賓禮情敷
法親尋遣揚州總管府司馬王弘送頂還山爲
智者設千僧齋置國清寺即昔有晉晏光道猷
之故迹也前峯佛隴寺号修禪在陳之日智者
初達隴南十里地曰丹丘經行平正瞻望顯博
智者標基刊木欲建道場未果心期故遺囑斯

丹青之飾亂發朝霞松竹之嶺奄同畫錦斯
寔海西之壯觀也遠符智者之言具如彼傳仁
壽二年下令延請云夏序炎赫道體休宜禪悅
資神故多佳致近令慧日道場莊論二師講淨
名經全用智者義疏判釋經文禪師旣是大師
高足法門委寄今遣延屈必希霈然并法華經
疏隨使入京也佇遲來儀書不盡意頂持衣負
錫高步入官王夏闡弘副君欣載每至深契無
不申請並隨問接對周統云籍後遣信送還覲
遺隆倍國清百錄云大業元年勅江陽名僧云
須立名經論之內有何勝目可各述所懷朕自
詳擇僧智璪奏天台大師懸記云寺若成園則
十六

清勅云此是我師之靈瑞合篇云國清勅取大
牙殿榜填以雌黃書以大篆遺內史通事舍人
盧政方送安寺門又爲寺造因遇土墻及給齋
寺水田又勸王弘施肥田良地以充基業
大業七年治兵涿野親摠元戎將欲蕩一東夷
用清文軌因問左右備敘軒皇先壯阪泉之戮
暴後歎峒山之間道追思智者感慕動容下勅
遣員外散騎侍郎張乾威送還山寺施三千段
迎頂遠至行所引見天表叙以同學之歡又遣

侍郎吳曼送還台寺爾後王人繼至房無虛月頂縱懷丘壑絕迹卅累定慧兩修語默雙化有名僧大德近域遠方希覩三觀十如及以心塵使性並拜首投身請祈天鼓皆疏淪情性潔雪亮襟三業屢增二嚴無盡忽以貞觀六年八月七日終於國清寺房春秋七十有二初薄示輕

疾無論藥療而室有異香臨終命弟子曰彌勒經說佛入城日香煙若雲汝多燒香吾將去矣因伸遺誠詞理妙切門人衆侶瞻仰涕零忽自起合掌如有所敬發口三稱阿彌陀佛低身就卧累手當心色悅愉然而逝舉體柔軟頂暖經日嘗有同學智晞顛之親度清亮有名先以貞觀元年卒臨終云吾生兜率天矣見先師智者寶座行列皆悉有人唯一座獨空云却後六年灌頂法師昇此說法焚香驗旨即慈尊降迎計歲論期審睇不謬矣以其月九日窵于寺之南山遠近奔號誼震林谷初頂化流曉俗神用弘方村人於法龍去山三十餘里染患將絕衆

達

十七

治不愈其子奔馳入山祈救頂爲轉法華經焚栴檀香疾者雖遠乃聞檀香入鼻應時痊復又樂安南嶺地曰安洲碧樹青溪泉流伏溺人逕不通頂留連愛翫顧而誓曰若使斯地夷坦當來此講經曾未浹旬白沙遍涌平如玉鏡頂以感相顯不違前願仍講法華金光明二部用酬靈意嘗於章安攝靜寺講涅槃經值海賊上抄道俗奔委頂方撾鍾就講顏無憚懼賊徒麾旛詣寺忽見兵旗耀日持弓執戟人皆丈餘雄悍奮發群覩驚遽一時退散常於佛隴講暇攜引學徒累石爲塔別須二片用構塔門弟子光英先以車運一石咸疑厚大更欲旁求復勞人力頂舉杖聊攜前所運石颯然驚裂遂折爲兩段厚薄等均用施塔戶宛如舊契若斯靈應其相寔多自頂受業天台台又稟道衡岳思顥三世宗歸莫二若觀若講常依法華又講涅槃金光明淨名等經及說圓頓止觀四念等法門其遍

不少且智者辯才雲行兩施或同天網乍擬瓔珞能持能領唯頂一人其私記智者詞旨及自製義記并雜文等題目並勒于碑陰弟子光英後生標俊優柔教義與國清寺衆僧行共紀其行樹其碑于寺之門常州弘善寺沙門法宣爲文其詞甚麗見于別集

釋智璪俗姓張氏清河人晉室播遷寓居臨海祖元秀梁倉部侍郎任臨海內史父文懷陳中兵將軍璪受經之歲言無虛發行不慚人親里鄉隣深加敬愛年登十七二親俱逝慘服縗釋便染病疾頻經歲月醫藥無効仍於靜夜策杖曳疾出到中庭向月而卧至心

專念月光菩薩唯願大悲濟我沉病如是繫念遂經旬朔於中夜間夢見一人形色非常從東方來謂璪曰我今故來爲汝治病即以口就璪身次第吸數三夜如此因爾稍痊深知三寶是我依救遂求離俗便投安靜寺慧憑法師以爲弟子遂聞智者軌行超羣爲世

良導即泛舸豐流直指台岫伏膺受道乃履行法華懺悔第二七日初夜懺訖還就禪牀如欲安坐仍見九頭龍從地涌出上昇虛空明旦詰白日云此是表九道衆生聞法華經將來之世破無明地入法性空耳又陳至德四年永陽主伯智作牧仙都延屈智者來于鎮所璪隨師受請同赴會稽山九旬坐訖仍即辭王住寶林山寺行法華三昧初日初夜如有人來搖動戶扇璪即問之汝是何人夜來搖戶即長聲答云我來看燈耳頻經數過問答如前其寺內先有大德慧成禪師夜具聞之謂弟子曰彼堂內從來有大惡鬼今聞此聲必是鬼來取人也天將欲曉成師扣戶而喚璪未暇得應便繞堂唱云苦哉苦哉其人了矣璪即開戶問意答云汝猶在耶吾謂昨夜鬼已害汝故此嗟耳成師以事諮王王遣數十人執杖防護璪謂防人曰命由業也豈是防護之所加乎願諸仁者將領還城啓

王云余防人去後第二日夜鬼入堂內搥壁打柱周遍東西堂內六燈璪即滅五留一行道坐禪誦經坦然無懼於三七日中事恒如此行法將訖見一青衣童子稱讚善哉言已不現雖值此二緣心無憂喜璪又因事出往

會稽路由剡縣孝行村乞食主人誤煮毒蕈

達西

十九

設璪食竟進趣前途主人於後歟此餘殘並皆吐痢若死等苦隣人見之即持藥追璪十里方及見璪快行無恙問曰何故見尋具陳上事便笑而答曰貧道無他可棄藥反蹤不須見逐驗之道力所熏故毒不能傷也又隋大業元年駕幸江都璪銜僧命出叅引見內殿御遙見璪即便避席命令前坐種種顧問便遣通事舍人盧正方送璪還山爲智者設一千僧齋度四十九人出家施寺物二千段米三千石并香酥等又爲寺造四周土牆大業六年往揚州參見仍遣給事侍郎許善心送還山爲智者設一千僧齋度一百人出家

施寺物一千段喫齋僧人絹一疋七年又往涿郡參勞謝遠來施寺物五百段遺五十人仗防援還山凡經八迴參見天子並蒙喜悅供給豐厚以貞觀十二年卒於寺春秋八十

三矣

釋普明本名法京俗姓朱氏會稽人少小志

操有異恒童口常稱佛聚砂以爲福事嵩艾以爲殿塔不俗談戲唯志崇法有僧乞食因即勸云郎子既有善性可向天台山出家其中有初依菩薩在彼說法遂以陳太建十四年踰山越澗來入天台正值智者處坐說法下講竟頂禮歸依願盡此生以爲弟子智者笑云宿誓願力今得相遇晚夕左右服膺無懈專求禪法兼行方等般舟觀音懺悔誦法華經一部至禎明元年陳主勑迎智者出都從往金陵居光宅寺專以禪思爲業同堂坐者奉命檢校俄而陳國云亡智者即上江州廬山東林寺明於陶侃瑞像閣內行觀音懺

法冬十一月身不衣絮苦節行道見一僧云所名法京未爲善稱可改爲普明此名曉朗照了三世懺訖啓智者述之便云此冥中所示宜即改舊從新又隨智者往荊州玉泉寺每於泉側練若專思智者反路台峯令造大鍾天台供養江陵道俗競爲營造當欲鑄時

達四

千

盲人來看明懸鑒機知相不吉果尔閑摸鍾便破缺仍即倍工修造約語衆中支不具者勿來看鑄遂得了亮崕嶧聲聞七十里鍾今見在佛龕上寺後還國清所住之房去水懸遠房頃空地純是礓石仍懷念曰若令此石出水豈不快乎言竟數日石中泉溜周給東

達四

七

堂之日感動山王晨朝隱軫狀若雷震摧樹傾枝闊百步許自佛龕下直到於寺至于日沒還返舊蹤砰砰磕磕勢若初至又願共道俗造堂殿金銅盧舍那像坐身丈六時有一人稱從漕溪村來施金十兩用入像身問其姓名終不肯說禮拜辭退周訪彼村無人識者又比房侍者恒聞房內共人語話陰伺察視不見別形所聽言音唯勸修善既而化緣就畢大漸時至清晨呼諸弟子曰夫人壽命不可常保汝等宜知便自脫新淨之衣著故破者換衣纔竟奄然就滅春秋八十有六經二宿左手仍內屈三指當於其時有房內

弟子榮泰難提二人剃頭沐浴見如此事即報寺主慧綱合衆驚集倍慟于懷然其爲性不畜私財浙南諸州男女黑白歸向者數不可紀所得布施隨緣喜捨每參隋帝悉蒙命冀從數十許人語頂曰兄勿苦諫事願剋成造經像有勑施僧基業見於寺錄造金銅尊

像小大十軀悉中人已上十迴作僧施讀藏經二遍其外書寫經論彫畫殿堂修諸寺宇傍爲利益及諸靈驗功德費用運心應念即自送來充其支度不可具載

釋智藏姓魏氏華州鄭縣人也十三出家事藹法師當西魏之世住長安陟岵寺值周滅

法權處俗中爲諸信心之所藏隱雖王禁剋一切不懼刑憲剃髮法服曾無變俗迄至隋初乃經六載晦迹人間不虧道禁自有同塵莫敢聯類矣移都龍首住大興善開皇三年乃卜終南豐谷之東阜以爲終世之所也即昔隱淪之故地矣山水交映邑野相望接叙皂

素日隆化範後文帝勑左衛大將軍晉王廣就山引見藏曰山世乃異適道不殊貧道居山日積意未移想陛下國主之體不奪物情爲宗王具聞帝歎訝之乃遣內史舍人虞世基宣勅慰問并施香油薰爐及三衣什物等仍詔所住爲豐德寺焉每至三長之月

藏盛開導化以智論爲言先凡所登躋者皆理事齊稟京邑士女傳響相趨雲結山阿就聞法要遠武德初歲爰置僧官衆以積善所歸乃處貞內道開物悟深有望焉雖預曹僚而身非世檢時復臨叙終安豐德以武德八年四月十五日遘疾少時終於所住春秋八十

然藏青衿入道自檢形神不資奢靡不欣榮泰時居興善官供頻繁願存乞食盡形全德縱任居僧務夏雨冬冰而此志罔移終不妄噉僧食晚居西郊柏林墓所頭陀自靜文帝出遊遇而結歎與諸宮人等各捨所著之衣百有餘聚藏令村人車運用充寺宇故

達四

廿一

使福殿輪奐迥拔林端靈塔架峯苕然雲表致有京郊立望得傳遙敬矣又初受具以布大衣重補厚重可齊四斤六十五夏初無一離受日說欲由來未傳常坐一食終乎大漸而形狀超挺唐量八尺二分質兒魁梧峙然峯崿之相常居寺之南岫四十餘年面臨深

谷目極天際經途四里幽梗槃坦不易登升而義手執澡瓶足躡木履每至食時乘崖而至午後還上初無顛墮因斯以談亦雄隱之高朗者故圖寫像供于茲存焉京師慈門寺沙門小曇欽藏素業爲建碑于寺門之右頴川沙門法琳製文

釋法喜俗姓李襄陽人也七歲出家願禪師爲其保傳願道素溫贍有聞同侶後住禪定將終前夕所居房壁自然外崩願曰依報已乖吾將即世於是端坐閉目如有所緣奄然而卒初不覺也自喜恭恪奉侍積經載紀而願專修定業略於言誨便以觀量知人審喜

機度事逾先習不肅而成鑽仰景行惟德是輔荊州青溪山寺四十餘僧喜爲沙彌親所供奉晝則炊煮薪蒸夜便誦習經典山居無炬然柴取明每夕自課誦通一紙如是累時所緣通利雖學諸經部類而偏以法華爲宗常假食息中間兼誦一卷餘則專以禪業繫

念在前纔有昏心便又溫故仁壽年內文帝勅召追隸京師住禪定寺供禮隆異儉行爲先接撫同倫謙虛成德爰有佛牙舍利帝里所珍擎以寶臺處之上室瓊寶溢目非德不弘大衆以喜行解潛通幽微屢降便以道場相委任其監護喜遂綱維供養日夕承仰又以願師去世意欲冥被靈爽願誦千遍法華因即不處舊房但用巡遶寺塔行坐二儀誓窮本願數滿八百情厲晨宵繫心不散覺轉休健同寺僧者見有白牛駕以寶車入喜房內追而觀之了無蹤緒方知幽通之感有遂教門而卑弱自守營衛在初諸有疾苦無論客舊皆周給贍問親爲將療至於屎尿膿吐皆就而啖之然則患疾之苦世所同輕而喜都無汚賤情倍欣懌以爲常業也致有遠近道俗帶疾相投皆悅慰其心終其報類或有外來問疾並爲痛者陳苦有問其故答云病人纏惱來問致增故耳武德四年右僕射蕭

瑪於藍田造寺名曰津梁夙奉微風嘉其弘度召而居之時屬運開猶承飢荐四方慕義相次山門便減撤衣資用充繼乏真歸行務衆所宗焉凡有遲疑每爲銷釋並會通旨理暢顯神心而爲行沉密卒難備紀傳者嘗同遊處故略而述之後乃屏退自資超居衆伍

驪山南阜鄉号廬陵即九紀之故墟也北負露臺之嶺南對赫胥之陵交澗深林仙賢是集即卜而宅之乃有終焉之志篤勵子弟誘導山人福始罪終十盈八九貞觀初年夜涉其半見有燄火數炬從南而來正趣山舍僧俗驚散慮是賊徒以事告喜喜曰此應無苦但自修業至明尋顧不知所由居處降靈皆此類也六年春創染微疾自知非久強加醫療終無進服至十月十二日乃告門人無常已及勿事騷擾當默然靜慮津吾去識勿使異人輒入房也時時唱告三界虛妄但是一心大眾忽聞林北有音樂車震之聲因以告

達四

九四

之喜曰世間果報父已捨之如何更生樂處終是纏累乃又入定須臾聲止香至充滿達五更初端坐而卒春秋六十有一形色鮮潔如常在定初平素之日歷巡山險行見一處幽隱可爲栖骸之所命弟子示之及其終後寺僧屬其儀兒端峙不忍行之鑿山爲窟將欲藏瘞爾一夕暴雪忽零有餘一尺周迴二里蔽於山路遂行開道中道降神於弟子曰吾欲露屍山野給施衆生如何埋藏達吾本志雪平荒逕可且停行衆不從之乃安窟內經久儼然都無摧腐宋國公親往觀之神色如在歎善而歸爾後怪無損壞遂舉其納衣方見爲物所噉頭項已下枯骨鮮明詳斯以論寔本願之致耳且喜學年據道事仰名師青溪禪衆天下稱最而親見奉養故得景行成明日光聲彩加以敬慎戒約聞即依行計業分功步影而食時少覺差必虛齋而過晦望懺洗清心布薩安邱貧病固是常宜衣弊

食鹿誠其恒志輕清極濟見美東郊矣

續高僧傳卷第十九

達四

卷之三

也 | 同音 | 谓 | 深 | 深 | 也 | 遊 | 正 | 墓 | 墓 | 道 | 喜 | 暮 |
也 | 同音 | 谓 | 深 | 深 | 也 | 遊 | 正 | 墓 | 墓 | 道 | 喜 | 暮 |
廢 | 前遂 | 江下 | 忽 | 忽 | 楊 | 楊 | 楊 | 楊 | 楊 | 楊 | 楊 | 楊 |
體 | 體 | 玄 | 玄 | 慕 | 慕 | 慕 | 慕 | 慕 | 慕 | 慕 | 慕 | 慕 |
泉 | 泉 | 壴 | 壴 | 壴 | 壴 | 壴 | 壴 | 壴 | 壴 | 壴 | 壴 | 壴 |
甘 | 上 | 甘 | 上 | 甘 | 上 | 甘 | 上 | 甘 | 上 | 甘 | 上 | 甘 |
如 | 音 | 曲 | 音 | 俱 | 音 | 瓶 | 瓶 | 瓶 | 瓶 | 瓶 | 瓶 | 瓶 |
酒 | 樂 | 野 | 蟹 | 瓦 | 上 | 關 | 關 | 關 | 關 | 關 | 關 | 關 |
也 | 味 | 也 | 反 | 蔥 | 天 | 鍵 | 鍵 | 鍵 | 鍵 | 鍵 | 鍵 | 鍵 |
訊 | 訊 | 未 | 回 | 相 | 開 | 亦 | 對 | 蟲 | 蟲 | 蟲 | 蟲 | 蟲 |
信 | 音 | 酷 | 酷 | 烧 | 反 | 門 | 件 | 繪 | 繪 | 繪 | 繪 | 繪 |
兀 | 兀 | 苦 | 苦 | 窠 | 窠 | 具 | 二 | 跛 | 跛 | 跛 | 跛 | 跛 |
然 | 然 | 毒 | 毒 | 窠 | 窠 | 音 | 也 | 石 | 石 | 石 | 石 | 石 |
骨 | 上 | 篤 | 篤 | 開 | 開 | 繫 | 繫 | 委 | 上 | 古 | 古 | 古 |
反 | 吾 | 投 | 投 | 楠 | 楠 | 知 | 詞 | 一 | 反 | 音 | 書 | 書 |
刷 | 刷 | 反 | 吾 | 投 | 投 | 楠 | 楠 | 知 | 詞 | 一 | 反 | 音 | 書 | 書 |
心 | 心 | 二 | 下 | 天 | 天 | 也 | 反 | 也 | 過 | 如 | 直 |
所 | 上 | 夏 | 必 | 桀 | 桀 | 江 | 江 | 俊 | 俊 | 俊 | 俊 |

瓊反昨讀歲州上合反郎犧猶犹狄臉充
秋爲音來號彥上合音俊毛夷下之魚箭兜充
衡縣二音千反下正戶作俊毛夷下之魚箭兜充
溢然也上苦兄二字音合反奄户作俊毛夷下之魚箭兜充
獨營也反日苦兄二字音合反奄户作俊毛夷下之魚箭兜充
並鹿倫獨營之反也聚壞上兄畔朝周上反奄户作俊毛夷下之魚箭兜充
下音攢聚反上墜弥集也自官百卉年子生花反奄户作俊毛夷下之魚箭兜充
遯也百草卉也對也反奄户作俊毛夷下之魚箭兜充
壯逃上愁鬼反本視奄户作俊毛夷下之魚箭兜充
徒名反也與反唐麌

寺反下丘逆反埠南上音婦潞城路上者微店
以上又失東反闔也亦病也續屬也
作綿况反侯氣反亦病也續屬也
佛壘亦也下呂輜捷上音奏反音福停也止也
輜捷勇反指撫爲下衆聚也市闔連也直
下音告訴下音僅到上音渠鎮噫音
驟兩下上竹器戶取告訴素
疾也下助器戶取告訴素
也反駢羅反上步聞負笈書卷也

殤曰 | 小夏戶右音帶上反劣
八長 | 夏縣下 宏 反博
歲殤少下名徒反 惠繹
至十而自 戶 萌亦音
十二云胡 忱 盡 燥然
二至也失於屋 上 拓直
日十瘞 志向 | 上 | 上律
下五千 兑反 | 知變上託音
殤日又上 裴 縣留動小惟
中埋於矩 名反兒反忖
薨也倒俱一在下 | 夏思
亡兄殤 字音京先枯我 七本
也弘十音 上陪北一 我 滉普音
反六傷聲下 反也 上
伺 至少夭 鄭杜音 沛音
隙十死殂於上音 福力
相上羌也上音 國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

習禪五
本傳十四
附見五

唐釋道宣

撰達

唐相州寒陵山寺釋道昂傳一
靈智

唐京師弘法寺釋靜琳傳四
唐京師弘福寺釋慧斌傳五
唐汾州光嚴寺釋志超傳六
唐蔚州五臺寺釋晏韻傳七
唐箕州箕山寺沙門釋慧恩傳八
唐并州玄中寺釋道綽傳九道
繼